



主持人:刘建超

小  
小  
说  
超  
市

## 四月天

□天晴(河北迁安)

不知从何时起,卧室的老墙上“长”了只神秘的喇叭,看不见摸不着,一到晚上,就兴奋地播放隔壁邻居家的“小夜曲”。

这不,我眼皮打架的工夫,喇叭又响了。

我念诗给你听!女人说。好。男人答。

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。啥四月天?是春宵……女人的莺声燕语便像串串音符荡漾开去。

天亮,不大一会儿,小媳妇家的门吱一声,女的,男的,跳跃着下楼,气氛立马欢腾起来。

柱子,睡得好不?胖大妈挤着眼问。啊,好好。柱子埋头擦他的自行车。

柱子,谁是四月天?李二嫂问。柱子不答话,埋头抹大梁,擦后座。

小媳妇倚着门框,羞红了脸,朝柱子嗤嗤地笑,脑门被晨光映得亮亮的。

大家爱打趣,直喊小媳妇“四月天”。

“四月天”没找工作,成天在家写诗,柱子说他就喜欢这样的文化人儿。柱子在一家修理厂当修理工。在我的印象中,俩人总是黏黏糊糊的,日子过得和和美美的。不过,后来的某个晚上,“小夜曲”竟变成了“四月天”的哭声。

你有完没完?没完!“四月天”声音抬高八度,怎么着也得省出奶粉钱!你天天要炖肉,那么点儿工资够花吗?

你说,锅里没肉,那叫日子?柱子用手指敲着床头,你的诗能当肉吃?

哼,我早知道你烦我了。

你呢?眼睛被孩子粘上了,就一个时候拍下眼皮,给,洗尿布去!

婴儿的哭声、“四月天”的数落声、柱子的叹气声、锅碗瓢盆的叮当声……声声入耳。

倒是偶尔听过一回“四月天”拿腔拿调的朗诵,是朗诵给一只猫听的——你是人间的四月天……扑通一声,猫咪似乎遭到一个扫堂腿,咄地坠地而逃。

一个傍晚,在小区门口,“四月天”失魂落魄地撞到我身上。

她是决意回娘家,再也不见那挨千刀的了。

我硬拉她来我家,准备了一大堆话要劝她。

她眼睛肿得像桃子,汪着满满的水。

我给她擦了脸,叫她躺下,她细嫩的肩膀露出来一片瘀青。

我问,柱子打的?她掩了掩,说不是,是猫抓的。

谁知墙上的喇叭突然响了,传来婴儿的哭声!接着是柱子的声音:傻媳妇儿,你去哪儿找诗和远方了?快回来吧,我整不了啦!

“四月天”猛地扭头瞪大了眼睛问我:这墙不隔音?

打那以后,喇叭安静了许多,只有孩子的哭笑声和柱子的呼噜声。

有一回,我忍不住问她:早不写诗了,是吗?

嗯,“四月天”低下头。

一阵铃声响起,柱子手里摇着本杂志,喊:嘿,媳妇儿,你的诗发表了!

“四月天”不知道柱子把她的诗投稿了。

【点评:日子不能都是诗和远方,但只要心里有阳光,柴米油盐同样能过出诗意。】



## 看花

□苏华(北京)

绘图  
雅琦

公园里游人很多,我和安子一路拉着手,随意地走着。

忽然,一个球碰到了我的腿,几个孩子一起喊:“戴墨镜的哥哥,把球踢给我。”“不,大哥哥,把球踢给我吧。”

我刚要弯腰,安子一脚把球踢了回去,引来孩子们的一片欢呼声。

安子紧握了一下我的手,我们相视一笑。

安子忽然兴奋地说:“有白色的海棠花。”

我从随身的挎包里掏出一个鸡蛋,让安子看了一眼后,放了回去。

她一拉我的手:“碧桃也开花了,是粉色的。”

我从挎包里掏出来一个苹果,让安子看了一眼后,又放了回去。

安子又兴奋地说:“哎呀,迎春花也开了,是

黄色的。”我又从挎包里拿出了一包饼干。

还没容我给安子看呢,旁边一位老者笑着说:“这孩子,人家姑娘说花呢,你却拿鸡蛋、苹果、饼干出来,是没吃早饭?”

安子笑着说:“大叔好,我在帮他巩固课堂知识呢。”

“啊?课堂知识?这么大了还没上学?鸡蛋和花有关系吗?”老者嘟囔着离开了。

安子拉住我的手,拍了一下我的肩膀说:“全对了。”我们两个同时笑了起来。

我是一个盲人,在盲人培训学校刚学到如何体会颜色。

安子是我的一对一导盲志愿者。

【点评:为导盲志愿者点赞。】

## 父亲的演出

□羊白(陕西汉中)

父亲退休后,很长一段时间不适应。好在他年轻时喜欢京剧,算半个戏迷。

托人介绍,父亲加入了市老年活动中心的夕阳红剧团。这里面的成员,有几个是退下来的专业戏曲演员,功底厚,水平高,父亲虽然只能跑跑龙套,但他乐意。按他的话说,学艺要找高手,交友要寻同道。

父亲每天按时去公园晨练,吊吊嗓子,抖抖空竹,然后去老年大学上声乐课,下午去剧团排练,忙里偷闲,再拉拉二胡,日子倒也过得充实,我们做儿女的也很欣慰。

有一天,父亲打来电话,说他得了剧团的“最佳表演奖”。我甚是惊讶,父亲进剧团还不到一年,也没听说他演过什么重要角色,怎么就获奖了呢?

父亲好不自豪,说要请客,一家人聚一聚。酒桌上,他才道出实情。

原来,某天晚上,剧团演出快结束时,闯进来一伙地痞流氓,说剧团的演出太吵,影响他们睡觉,说着就拉桌子扯凳子,存心找茬,其实是盯上了票务员抽屉里的钱。

剧团成员都是些上了年纪的人,在组织上又比较松散,团长则是个七十多岁的文弱老头,遇到这种突发事件,一时慌了神,不知如何应对。

父亲挺身而出,让大伙儿都别慌,该干啥干啥,台上的戏也不要停。那天演的是现代戏,父亲演一个老干部,为了方便,他穿了自己的一套干部服,还梳了背头,戴了眼镜。

父亲抽出一支烟点上,大步流星来到门口,拨开众人,指着流氓中比较嚣张的一个呵斥:“你想干什么?闹事吗?我告诉你们,今天的事我管定了,要什么你们尽管冲我来。”

说着,父亲从兜里掏出手机,嘀嘀嘀按了一串号码,扬声道:“吴秘书,你开车过来接我,戏马上就结束了。哦,别忘了把张局长也叫上,我这里出了点儿问题。”说完,父亲挂掉电话,让票务员把抽屉里所有的钱都倒在桌面上,蓬蓬松松一大堆,多是一块块的绿票。父亲指着钱说:“你们都看见了,所有的钱都在这里。要拿你们尽管拿,去拿呀!”

硬的完了来软的,父亲接着语重心长地说:“你们也看见了,在这里演戏、看戏的都是老年人,和你们的爷爷奶奶年纪差不多。门票一张才一块钱,这样的钱,你们忍心拿?”

这帮流氓看阵势不对,唧唧几声,灰溜溜溜走了。

团长握住父亲的手一个劲儿地摇,说老杨你可为剧团立了大功,你就是杨六郎呀!

这时,父亲的一位老同事冲出来,大声说:“不是杨六郎,是杨子荣。你们不知道,老杨年轻时学过杨子荣哩,我们让老杨唱一段,好不好?”

大家一阵起哄,掌声热烈,把父亲抬了起来。盛情难却,父亲清清嗓子,唱了一段《林海雪原》。

父亲说,那是他唱得最痛快的一次,虽然高音破了嗓,那又何妨,人逢喜事精神爽,挺身而出正气扬。

父亲就因为这场精彩“演出”,得了个特殊的“最佳表演奖”。

几杯酒下肚,父亲一本正经地说:“你们莫小看了这个奖,虽说不是台上的,但这台下一分钟,照样得有做人的十年功。谁说老年人不中用?老年人有廉颇,有黄忠……”

【点评:台上台下,戏里戏外,做人的道理是相同的。】

